

南史

列傳
卷自廿四至廿五

十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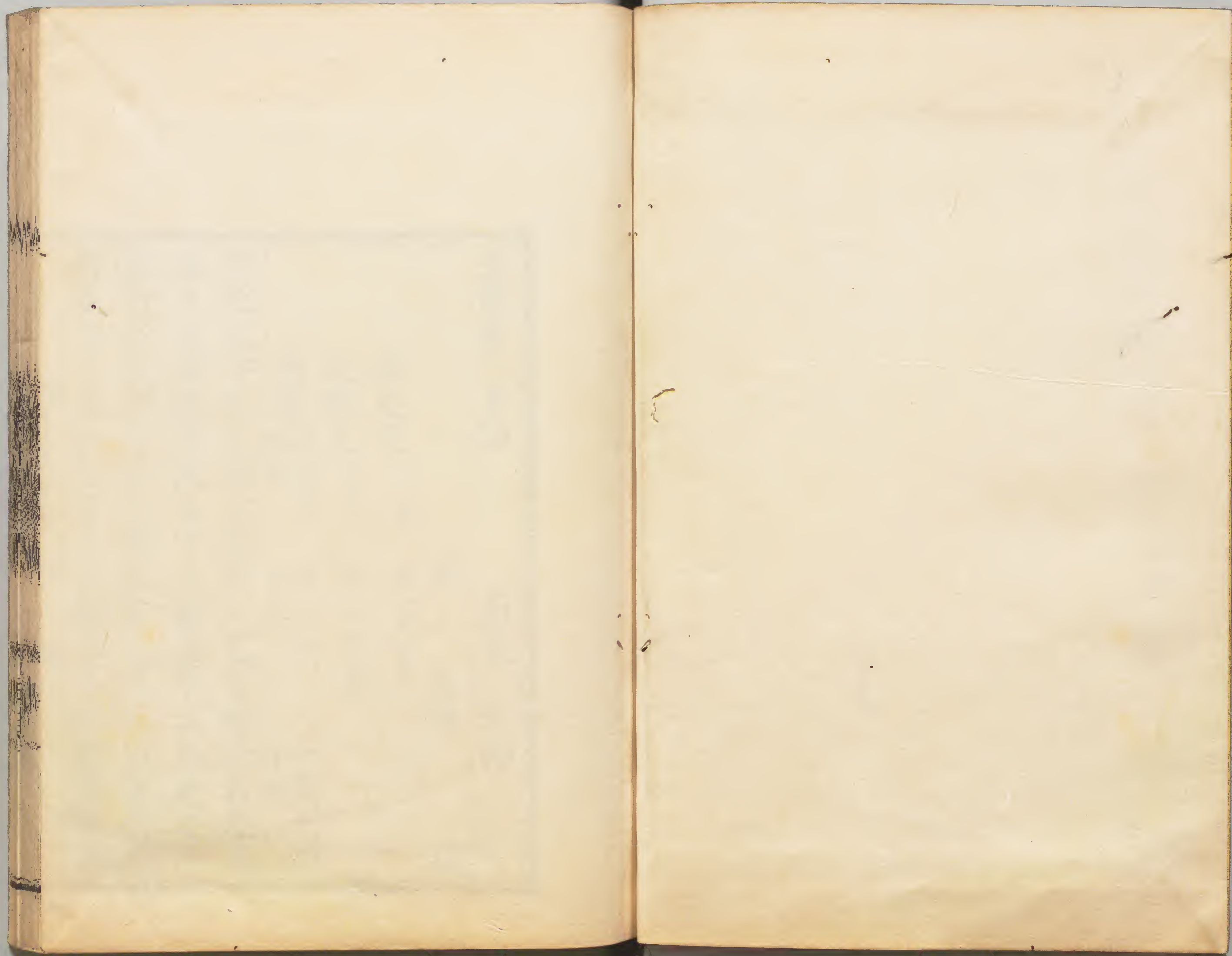
			五〇	漢
		四一	五	書
		〇二	五	門
		二	五	
		〇		
冊	架	函	號	類

			五〇	漢
		四	五	書
		二〇	五	
		二		
		二		
冊	架	函	號	類

內閣文庫	
番號	漢 5055
冊數	40 (18)
函號	280 79

新刊納本





列傳第二十四

南史三十四

李延壽撰

顏延之 子竣

從子師伯

沈懷文 子冲

從子曇慶

周朗 族孫顒

顒子捨

捨弟子弘

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。曾祖含晉左光祿大夫。祖約零陵太守。父顒護軍司馬。延之少孤貧。居負郭。好讀書。無所不覽。文章冠絕當時。好飲酒。不護細行。年三十猶未昏。妹適東莞劉

南史及傳卷二十四
穆之子憲之。穆之聞其美才。將仕之。先欲相見。延之不往也。後爲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。及武帝北伐。有宋公之授。府遣延之慶殊命。行至洛陽。周視故宮室。盡爲禾黍。悽然詠黍離篇。道中作詩二首。爲謝晦傅亮所賞。武帝受命。補太子舍人。鴈門周續之。隱廬山。儒學著稱。永初中。徵詣都下。開館以居之。武帝親幸。朝彥畢至。延之官官列卑。引升上席。上使問續之。三義續之。雅仗詞辯。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。上

又使還自敷釋。言約理暢。莫不稱善。再遷太子中舍人。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。延之負其才。不爲之下。亮甚疾焉。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。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。意甚不悅。少帝即位。累遷始安太守。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。昔荀勗忌阮咸。斥爲始平郡。今卿又爲始安。可謂二始。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。所謂人惡俊異。世疵文雅。延之之郡。道經汨潭。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。以致其意。元嘉三年。羨之等

南史及傳卷二十四
一
誅徵為中書侍郎。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。賞遇甚厚。延之既以才學見遇。當時多相推服。唯袁淑年倍小延之。不相推重。延之忿於眾中折之曰。昔陳元方與孔元駿。齊年文學。元駿拜元方於牀下。今君何得不見拜。淑無以對。延之踈誕。不能取容當世。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。意有不平。常言天下事。豈一人之智。所能獨了。辭意激揚。每犯權要。又少經為湛父柳後將軍主簿。至是謂湛曰。吾名器不升。當由作卿家吏。

耳。湛恨焉。言於彭城王義康。出為永嘉太守。延之甚怨憤。乃作五君詠。以述竹林七賢。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。詠嵇康云。鸞翮有時鍛。龍性誰能馴。詠阮籍云。物故不可論。途窮能無慟。詠阮咸云。屢薦不入官。一麾乃出守。詠劉伶云。韜精日沈飲。誰知非荒宴。此四句。蓋自序也。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。欲黜為遠郡。文帝與義康詔曰。宜令思愆里閭。猶復不悛。當驅往東土。乃至難恕者。自可隨事錄之。於是延之屏居不

南史卷三十四
三
豫人間者七載。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
外。與延之雅相愛好。每振其罄匱。晉恭思皇后
葬。應須百官。皆取義熙元年除身。以延之兼持
邑吏送札。延之醉投札於地。曰。顏延之未能事
生。焉能事死。文帝嘗召延之。傳詔頻不見。常日
但酒店裸袒挽歌。了不應對。他日醉醒。乃見帝。
嘗問以諸子才能。延之曰。竣得臣筆。測得臣文。
爽得臣義。躍得臣酒。何尚之嘲曰。誰得卿狂。荅
曰。其狂不可及。尚之爲侍中在直。延之以醉詣

焉。尚之望見便陽眠。延之發簾熟視。曰。朽木難
彫。尚之謂左右曰。此人醉甚可畏。閑居無事。爲
庭誥之文。以訓子弟。劉湛誅後。起延之爲始興
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。在任從容。無所
舉奏。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。何尚之素與延
之狎。書與王球曰。延之有後命。教府無復光輝。
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。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。
曰。求田問舍。前賢所鄙。延之唯利是視。輕冒陳
聞。依傍詔恩。抵捍餘直。垂及周年。猶不畢了。昧

南史列傳卷三十四 四
利苟得。無所顧忌。延之昔坐事屏斥。復蒙抽進。而曾不悛革。怨誹無已。交游闡茸。沈迷翹襲。橫興譏謗。詆毀朝士。仰竊過榮。增憤薄之性。私恃顧眄。成彊梁之心。外示寡求。內懷奔競。干祿祈遷。不知極已。預宴班觴。肆詈上席。山海容含。每存遵養。愛兼雕蟲。未忍遐棄。而驕放不節。日月彌甚。臣聞聲問過情。孟軻所恥。况聲非外來。問由已出。雖心智薄劣。而高自比擬。客氣虛張。曾無愧畏。豈可復弼亮五教。增耀台階。請以延之

訟田不實。妄干天聽。以強陵弱。免所居官。詔可。後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。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。朝廷政事。多與之謀。遂士庶歸仰。上每引見。常升獨榻。延之甚疾焉。因醉白上曰。昔同子參乘。袁絲正色。此三台之坐。豈可使刑餘居之。上變色。延之性既褊激。兼有酒過。肆意直言。曾無回隱。故論者多不與之。謂之顏彪。居身儉約。不營財利。布衣蔬食。獨酌郊野。當其爲適。傍若無人。三十年。致事。元凶弒立。以爲光

南史列傳卷三十四 五
祿大夫。長子竣爲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。及義
師入討。竣定密謀。兼造書檄。劭召延之。示以檄
文。問曰。此筆誰造。延之曰。竣之筆也。又問何以
知之。曰。竣筆體。臣不容不識。劭又曰。言辭何至
乃爾。延之曰。竣尚不顧老臣。何能爲陛下。劭意
乃釋。由是得免。孝武登祚。以爲金紫光祿大夫。
領湘東王師。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。偃於路中
遙呼延之曰。顏公。延之以其輕脫恠之。荅曰。身
非三公之公。又非田舍之公。又非君家阿公。何

以見呼爲公。偃羞而退。竣既貴重。權傾一朝。凡
所資供。延之一無所受。器服不改。宅宇如舊。常
乘羸牛車。逢竣鹵簿。即屏住道側。又好騎馬。邀
游里巷。遇知舊。輒據鞞索酒。得必傾盡。欣然自
得。嘗語竣曰。平生不喜見要人。今不幸見汝。見
竣起宅。謂曰。善爲之。無令後人笑汝拙也。表解
師職。加給親信二十人。嘗早候竣。遇賓客盈門。
竣方臥不起。延之怒曰。恭敬擗節。福之基也。驕
很傲慢。禍之始也。况出糞土之中。而升雲霞之

南史列傳卷三十四
上傲不可長。其能久乎。延之有愛姬。非姬食不飽。寢不安。姬憑寵。嘗盪延之。墜牀致損。竣殺之。延之痛惜甚至。嘗坐靈上。哭曰。貴人殺汝。非我殺汝。以冬日臨哭。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。延之懼墜地。因病。孝建三年卒。年七十三。贈特進。謚曰憲子。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。而遲速懸絕。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。延之受詔便成。靈運久之乃就。延之嘗問鮑照。已與靈運優劣。照曰。謝五言如初發芙蓉。自然可愛。

君詩若鋪錦列繡。亦雕績滿眼。延之每薄湯惠休詩。謂人曰。惠休制作。委巷中歌謠耳。方當誤後事。是時議者以延之靈惠。自潘岳陸機之後。文士莫及。江右稱潘陸。江左稱顏謝焉。竣字士遜。延之長子也。早有文義。爲宋孝武帝撫軍主簿。甚被嘉遇。竣亦盡心補益。元嘉中。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。將召竣補尚書郎。江湛以爲在府有稱。不宜回改。乃止。隨府轉安北領軍。北中郎府主簿。初沙門釋僧含精有學義。謂竣

南史及傳卷三十四
曰。貧道常見識記。當有真人應符。名稱次第。屬在殿下。後竣在彭城。嘗於親人敘之。言遂宣布。聞於文帝。時元凶巫蠱事已發。故上不加推察。孝武鎮尋陽。遷南中郎記室。三十年春。以父延之致仕。固求解職。賜假未發。而文帝崩。問至。孝武舉兵入討。轉諮議參軍。領軍錄事。任摠內外。并造檄書。孝武發尋陽。便有疾。自沈慶之以下。竝不堪相見。唯竣出入臥內。斷決軍機。時孝武屢經危篤。不任諮稟。凡厥眾務。竣皆專斷施行。

孝武踐祚。歷侍中左衛將軍。封建城縣侯。孝建元年。轉吏部尚書。領驍騎將軍。留心選舉。自強不息。任遇既隆。奏無不可。後謝莊代竣領選。意多不行。竣容貌嚴毅。莊風姿甚美。賓客喧訴。常歡笑荅之。人言頽竣瞋而與人官。謝莊笑而不與人官。南郡王義宣。臧質等反。以竣兼領右將軍。義宣質諸子。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。孝武大怒。免丹陽尹褚湛之官。收四縣官長。以竣爲丹陽尹。加散騎常侍。先是竣未有子。而司

馬江夏王義恭諸子。爲元凶所殺。至是各產男。上自爲制名。名義恭子爲伯禽。以比魯公伯禽。周公之子。名竣子爲辟強。以比漢侍中辟強。張良之子也。先是元嘉中。鑄四銖錢。輪郭形制。與五銖同。用費無利。故百姓不盜鑄。及孝武即位。又鑄孝建四銖。所鑄錢形式薄小。輪郭不成。於是人間盜鑄者。雜以鉛錫。竝不牢固。又翦鑿古錢。以取其銅。錢轉薄小。稍違官式。雖重制嚴刑。人吏官長。坐死免者相係。而盜鑄彌甚。百物踊

貴。人患苦之。乃立品格。薄小無輪郭者。悉加禁斷。始興公沈慶之議。宜聽人鑄錢。置署樂鑄之家。皆居署內。去春所禁新品。一時施用。今鑄悉依此格。萬稅三千。嚴檢盜鑄。并禁翦鑿。數年之間。公私豐贍。銅盡事息。姦僞自止。禁鑄則銅轉成器。開鑄則器化爲財。上下其事於公卿。竣議曰。今云開署放鑄。誠所欲同。但慮采山事絕。器用日耗。銅既轉少。器亦彌貴。設器直一千。則鑄之減半。爲之無利。雖令不行。時議者又以銅難

得。欲鑄二銖錢。竣又議曰。今鑄二銖。恣行新細。於官無解於乏。而姦巧大興。天下之貨。將糜碎至盡。空立嚴禁。而利深難絕。不過一二年間。其弊不可復救。此其甚不可一也。使姦人意騁。而貽厥愆謀。此又甚不可二也。富商得志。貧人困窘。此又甚不可三也。若使交益深重。尚不可行。况又未見利。而衆弊若此。失筭當時。取笑百代乎。前廢帝即位。鑄二銖。形式轉細。官錢每出。人間即模效之。而大小厚薄。皆不及也。無輪郭不磨。

鑄。如今之翦鑿者。謂之來子錢。景和元年。沈慶之啓通私鑄。由是錢貨亂敗。一千錢長不盈三寸。大小稱此。謂之鷲眼錢。劣於此者。謂之綖環。錢貫之以縷。入水不沈。隨手破碎。市井不復斷。數十萬錢。不盈一掬。斗米一萬。商貨不行。明帝初。唯禁鷲眼綖環。其錢皆通用。復禁人鑄。官署亦廢。尋復普斷。唯用古錢。竣自散騎常侍。丹陽尹。加中書令。表讓中書令。見許。時歲旱。人飢。竣上言禁糴。一月息米近萬斛。復代謝莊爲吏部。

尚書領太子右衛率。未拜。丁父憂。裁踰月。起爲右將軍。丹陽尹如故。竣固辭。表十上不許。遣中書舍人戴寶明抱竣登車。載之郡舍。賜以布衣一襲。絮以綵綸。遣主衣就衣諸體。竣藉藩朝之舊臣。每極陳得失。上自即吉之後。宮內頗有醜論。又多所興造。竣諫爭懇切。竝無所回避。上意甚不悅。多不見從。竣自謂才足幹時。恩舊莫比。當務居中。永執朝政。而所陳多不被納。疑上欲踈之。乃求出。以上時旨。大明元年。以爲東揚州。

刺史。所求既許。便憂懼無計。至州。又丁母艱。不許去職。聽送喪還都。恩待猶厚。竣彌不自安。每對親故。頗懷怨憤。又言朝廷違謬。人主得失。及王僧達被誅。謂爲所讒構。臨死。陳竣前後忿懟。恨言不見從。僧達所言。頗相符會。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。奏竣窺覘國柄。潛圖久執。受任選曹。驅扇滋甚。出尹京輦。形勢彌放。傳詔犯憲。舊須啓聞。而竣以通訴忤已。輒加鞭辱。罔顧威靈。莫此爲甚。懷挾姦數。包藏隱慝。豫聞中旨。罔不

宣露。罰則委上。善必歸已。脅懼上宰。激動閭閻。未慮上聞。內懷猜懼。僞請東牧。以上天旨。既獲出藩。怨詈方肆。反唇腹誅。方之已輕。前冬母亡。詔賜還葬。事畢不去。盤桓經時。方構間勳貴。造立同異。遂以已被斥外。國道將顛。兼行闕於家。早負世議。天倫怨毒。親交震駭。街談道說。非復風聲。宜加顯戮。以昭盛化。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。下太常削爵土。上未欲便加大戮。且止免官。竣頻啓謝罪。并乞性命。上愈怒。詔荅曰。憲司所

奏。非宿昔所以相期。卿受榮遇。政當極此。訕訐怨憤。已孤本望。乃復過煩思慮。懼不全立。豈爲下事上。誠節之至邪。及竟陵王誕爲逆。因此陷之。言通於誕。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。奏成。詔先打折足。然後於獄賜死。妻息宥之以遠。子辟強徙交州。又於宮亭湖沈殺之。竣文集行於世。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。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軍。以兄貴爲憂。先竣卒。明帝即位。詔曰。延之昔師訓朕躬。情契兼重。前記室參

軍濟陽太守。吳延之第三子也。可擢爲中書侍郎。吳延之第三子也。

顏師伯字長深。竣族兄也。父邵剛正有局力。爲謝晦領軍司馬。晦鎮江陵。請爲諮議參軍。領錄事。軍府之務悉委焉。邵慮晦有禍。求爲竟陵太守。未及之郡。會晦見討。邵飲藥死。師伯少孤貧。涉獵書傳。頗解聲樂。弟師仲妻臧質女也。質爲徐州。辟師伯爲主簿。孝武爲徐州。師伯仍爲輔國。安北行參軍。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。愛其諧

敏。進之。孝武以爲徐州主簿。善於附會。大被知遇。及去鎮。師伯以主簿送故。孝武鎮尋陽。啓文帝請爲南中郎府主簿。文帝不許。謂典籤曰。中郎府主簿。那得用顏師伯。孝武啓爲長流正佐。帝又曰。朝廷不能除之。卿可自板。然亦不宜署長流。乃板爲參軍刑獄。及討元凶。轉主簿。孝武踐祚。以爲黃門侍郎。累遷侍中。大明元年。封平都縣子。親幸隆密。羣臣莫二。多納貨賄。家累千金。孝武嘗與師伯搏菹。帝擲得雉。大悅。謂必勝。

師伯後得盧。帝失色。師伯遽斂子曰。幾作盧。爾日師伯一輸百萬。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。上不欲威權在下。前後領選者。唯奉行文書。師伯專精獨斷。奏無不可。七年。爲尚書右僕射。時分置二選。陳郡謝莊。琅邪王曇生。並爲吏部尚書。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竒爲公車令。上以竒資品不當。使兼市買丞。以蔡道惠代之。令史潘道。栖諸道惠顏禕之元從。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。周公選等。抑道惠救。使竒先到公車。不施行竒。

兼市買丞事。師伯坐以子預職。莊曇生免官。道。栖道惠棄市。禕之等六人。鞭杖一百。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。雖被黜挫。愛任如初。孝武臨崩。師伯受遺詔輔幼主。尚書侍中事。專以委之。廢帝即位。復還即真。加領衛尉。師伯居權日久。天下輻湊。游其門者。爵位莫不踰分。多納貨賄。家產豐積。妓妾聲樂。盡天下之選。園池第宅。冠絕當時。驕奢淫恣。爲衣冠所疾。又遷尚書僕射領丹陽尹。廢帝欲親朝政。轉師伯爲左僕射。以吏部

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。奪其京尹。又分臺任。師伯至是始懼。與柳元景謀廢立。初師伯專斷朝事。不與沈慶之參懷。謂令史曰。沈公爪牙者耳。安得預政事。慶之聞而切齒。乃泄其謀。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。六子皆見殺。明帝即位。謚曰荒。

沈懷文字思明。吳興武康人也。祖寂。晉光祿勳。父宣。新安太守。懷文少好玄理。善爲文章。爲楚昭王二妃詩。見稱於世。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

酒。丁父憂。新安郡送故豐厚。奉終禮畢。餘悉班之親戚。一無所留。文帝聞而嘉之。賜奴婢六人。服闋。除尚書殿中郎。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。後南還廬江。何尚之設祖道。文義之士必集。爲連句詩。懷文所作尤美。辭高一坐。隨王誕領襄陽。出爲後軍主簿。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。領義成太守。元嘉二十八年。誕嘗爲廣州。欲以懷文爲安南府記室。先除通直郎。懷文固辭南行。上不悅。弟懷遠納東陽公主。養女王鸚鵡。爲

南史列傳卷二十四
十五
妾。元凶行巫蠱。鸚鵡預之。事洩。懷文因此失調。爲治書侍御史。元凶弑立。以爲中書侍郎。孝武入討。呼之使作符檄。固辭。劾大怒。會殷冲救得免。託疾落馬。間行奔新亭。以爲竟陵王誕驃騎錄事參軍。淮陵太守。時國哀未釋。誕欲起內齋。懷文以爲不可。乃止。尋轉揚州中從事史。時議省錄尚書。懷文以爲非宜。上議不從。遷別駕從事史。及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。居職如故。時熒惑守南斗。上乃廢西州舊館。使子

尚移居東城以厭之。懷文曰。天道示變。宜應之以德。今雖空西州。恐無益也。不從。而西州竟廢。大明二年。遷尚書吏部郎。時朝議欲依古制。置立王畿。揚州移居會稽。猶以星變故也。懷文曰。周制封畿。漢置司隸。各因時宜。非存相反。安人定國。其揆一也。苟人心所安。天亦從之。必改今追古。乃致平一。神州舊壤。歷代相承。異於邊州。或置或罷。既物情不悅。容虧化本。又不從。三年。子尚移鎮會稽。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。時囚繫

南史列傳卷三十四
十一
甚多。動經年月。懷文到任。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。衆咸稱平。入爲侍中。寵待隆密。竟陵王誕據廣陵反。及城陷。士庶皆裸身鞭面。然後加刑。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。謂之髑髏山。懷文陳其不可。上不納。孝武嘗有事圓丘。未至期。而雨晦。竟夜。明旦風霽。雲色甚美。帝升壇悅。懷文稱慶。曰。昔漢后郊祀太一。白日重輪。神光四燭。今陛下有事茲禮。而膏雨迎夜。清景麗朝。斯寔聖明。幽感所致。臣願與侍臣賦之。上笑稱善。揚州移

會稽。忿浙江東人情不和。欲貶其勞祿。唯西州舊人不改。懷文曰。揚州徙居。既垂人情。一州兩格。尤失大體。上不從。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。竣以失旨見誅。朗亦以忤意得罪。上謂懷文曰。竣若知我殺之。亦當不敢如此。懷文嘿然。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。未及進。景文因談言次。稱竣朗人才之美。懷文與相酬和。師伯後因語次白上。敘景文等此言。懷文屢經犯忤。至此上倍不悅。上又壞諸郡士族。以克

南史卷之二十四
將吏並不服役。至悉逃亡。加以嚴制不能禁。乃改用軍法。得便斬之。莫不奔竄。山湖聚為盜賊。懷文又以為言。齊庫上絹。年調鉅萬疋。綿亦稱此。期限嚴峻。人間買絹一疋。至三二千。綿一兩三四百。貧者賣妻子。甚者或自縊死。懷文具陳人困。由是綿絹薄有所減。俄復舊。子尚等諸皇子。皆置邸舍。逐什一之利。為患徧天下。懷文又曰。列肆販賣。古人所非。卜式明不雨之由。弘羊受致旱之責。若以用度不克。故宜量加減省。不

聽孝建以來。抑黜諸弟。廣陵平後。復欲更峻其科。懷文曰。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。前史以為美談。陛下既明管蔡之誅。願崇唐衛之寄。及海陵王休茂誅。欲遂前議。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。先發議端。懷文固請不可。由是得息。時游幸無度。太后六宮。常乘副車在後。懷文與王景文每諫。不宜亟出。後因從坐松樹下。風雨甚驟。景文曰。卿可以言矣。懷文曰。獨言無繼。宜相與陳之。江智深卧草側。亦謂之善。俄而被召。俱

入雉場。懷文曰。風雨如此。非聖躬所宜。景文又曰。懷文所啓宜從。智深未及有言。上方注弩。作色曰。卿欲效顏竣邪。何以恒知人事。又曰。顏竣小子。恨不得鞭其面。上每宴集。在坐咸令沈醉。懷文素不飲酒。又不好戲。上謂故欲異已。謝莊嘗誡懷文曰。卿每與人異。亦何可久。懷文曰。吾少來如此。豈可一朝而變。非欲異物。性之所不能耳。五年。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。廣陵太守。明年。坐朝正事畢。被遣還北。以女病求申。臨

辭。又乞停三日。訖猶不去。爲有司所糾。免官。禁錮十年。旣被免。賣宅還東。上大怒。收付廷尉。賜死。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。深見親待。坐納王鸚鵡爲妾。孝武徙之廣州。刺史宗慤欲殺之。會南郡王義宣反。懷遠頗閑文筆。慤起義。使作檄書。并銜命至始興。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。事平。慤具爲陳請。由此見原。終孝武世不得還。前廢帝世。歸位武康令。撰南越志。及懷文文集。並傳於世。懷文三子。淡。深。冲。

冲字景綽。涉獵文義。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。及懷文得罪被繫。冲兄弟行謝。情哀貌苦。見者傷之。柳元景欲救懷文。言於孝武曰。沈懷文三子。釜炭不可見。願陛下速正其罪。帝曰。宜急殺之。使其意分。竟殺之。元景爲之歎息。冲兄弟以此知名。累遷司徒錄事。齊武帝爲江州。冲爲征虜長史。潯陽太守。齊建元中。累遷太子中庶子。武帝在東宮。待以恩舊。及即位。轉御史中丞侍中。永明四年。爲五兵尚書。冲與兄淡深。名譽有

優劣。世號爲腰鼓兄弟。淡深並歷御史中丞。兄弟三人。皆爲司直。晉宋所未有也。中丞案裁之職。被惡者多結怨。永明中。深彈吳興太守袁彖。建武中。彖從弟昂爲中丞。到官數日。奏彈深子績。父在。劾白幘車。免官禁錮。冲母孔氏在東鄰家。失火。疑爲人所焚。夔大呼曰。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。與人豈有善者。方恐肌分骨散。何但焚如。兄弟後並歷侍中。武帝方欲任冲。尋卒。追贈太常。謚曰恭子。

南史列傳卷三十四
曇慶懷文從父兄也。父發員外散騎侍郎。曇慶仕宋位尚書左丞。時歲有水旱。曇慶議立常平倉。以救人急。文帝納其言。而事不行。大明元年。爲徐州刺史。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。景仁本北人。多悉關中事。曇慶使撰秦記十卷。叙符氏事。其書傳於世。曇慶謹實清正。所莅有稱績。常謂子弟曰。吾處世無才能。圖作大老子耳。世以長者稱之。卒於祠部尚書。

周朗字義利。汝南安成人也。父淳。宋初歷位侍

中太常。兄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。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祿。以貴戚顯官。朗少而愛竒。雅有風氣。與嶠志趣不同。嶠甚疾之。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。元嘉二十七年春。朝議北侵魏。當遣義恭出鎮彭城。爲諸軍大統。朗聞之。解職。及義恭出鎮。府主簿羊希從行。與朗書戲之。勸令獻竒進策。朗報書援引古義。辭意倜儻。孝武即位。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。時普責百官讜言。朗上書陳述得失。多自矜誇。書奏忤旨。

南史及傳卷二十四
三十一
自解去職。後爲廬陵內史。郡界荒蕪。頗有野獸。母薛氏欲見獵。乃合圍縱火。令母觀之。火逸燒郡解。朗悉以秩米起屋。償所燒之限。稱疾去官。爲州司所糾。還都謝孝武曰。州司舉臣愆失。多不允。臣在郡。猛獸三食人。蟲鼠犯稼。以此二事。上負陛下。上變色曰。州司不允。或可有之。蟲獸之災。寧關卿小物。朗尋丁母憂。每哭必慟。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。大明四年。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。詔曰。朗悖禮利口。宜合翦戮。微物不足

亂典刑。特鎖付邊郡。於是傳送寧州。於道殺之。
朗族孫顥

顥字彥倫。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也。祖虎頭。員外常侍。父恂歸鄉相。顥少爲族祖朗所知。解褐海陵國侍郎。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顥。攜入蜀。爲厲鋒將軍。帶肥鄉。成都二縣令。仍爲府主簿。常謂惠開性太險。每致諫。惠開不悅。荅顥曰。天險地險。王侯設險。但問用險何如耳。隨惠開還都。宋明帝頗好玄理。以顥有辭義。引入殿內。

南史及傳卷三十四
三十一
親近宿直。帝所爲慘毒之事。顒不敢顯諫。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。帝亦爲之小止。元徽中。詔爲剡令。有恩惠。百姓思之。齊高帝輔政。爲齊殿中郎。建元初。爲長沙王後軍參軍。山陰令。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。文惠在東宮。顒遷正員郎。始興王前軍諮議。直侍殿省。深見賞遇。顒音辭辯麗。長於佛理。著三宗論。言空假義。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。深相贊美。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。頗見宗錄。唯此塗白黑。無一人得者。爲之

發病。非意此音猥來入耳。其論見重如此。顒於鍾山西立隱舍。休沐則歸之。轉太子僕兼著作。撰起居注。遷中書郎兼著作。常游侍東宮。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。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。甚工。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。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。求就顒換之。顒笑荅曰。天下有道。丘不與易也。每賓友會同。顒虛席晤語。辭韻如流。聽者忘倦。兼善老易。與張融相遇。輒以玄言相滯。彌日不解。清貧寡欲。終日長蔬。雖有妻

子。獨處山舍。甚機辯。衛將軍王儉謂顥曰。卿山中何所食。顥曰。赤米白鹽。綠葵紫蓼。文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勝。顥曰。春初早韭。秋末晚菘。何胤亦精信佛法。無妻。太子又問顥。卿精進。如何胤。顥曰。三塗八難。共所未免。然各有累。太子曰。累伊何。對曰。周妻何肉。其言辭應變如此。轉國子博士。兼著作。太學諸生慕其風。爭事華辯。始著四聲切韻。行於時。後卒於官。子捨。捨字昇逸。幼聰穎。顥異之。臨終謂曰。汝不患不

富貴。但當將之以道德。及長博學。尤精義理。善誦詩書。音韻清辯。弱冠舉秀才。除太學博士。從兄綿爲剡縣。賊汙不少。籍沒資財。捨乃推宅助焉。建武中。魏人吳苞南歸。有儒學。尚書僕射江祐招苞講。捨造坐折苞。辭理適逸。由是名爲口辯。王亮爲丹陽尹。聞而悅之。辟爲主簿。政事多委焉。遷太常丞。梁武帝即位。吏部尚書范雲與顥素善。重捨才器。言之武帝。召拜尚書祠部郎。禮儀損益。多自捨出。先是帝與諸王及吳平侯

書。皆云弟捨立議。引武王周公故事。皆曰汝從之。累遷鴻臚卿。時王亮得罪歸家。故人莫至。捨獨敦恩舊。及亮卒。身營殯葬。時人稱之。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。雖居職屢徙。而常留省內。罕得休下。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。皆兼掌之。日夜侍上。豫機密二十餘年。未嘗離左右。帝以爲有公輔器。初范雲卒。僉以沈約允當樞管。帝以約輕易。不如徐勉。於是勉捨同參國政。勉小嫌中廢。捨專掌權轄。雅量不及

勉。而清簡過之。兩人俱稱賢相。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。捨以爲帝紀之籠百事。如乾象之包六爻。今若追而爲紀。則事無所包。若直書功德。則傳而非紀。應於上紀之前。略有仰述。從之。捨占對辯捷。嘗居直廬。語及嗜好。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。捨應聲曰。孔稱不徹。裴乃不嘗。一坐皆悅。與人論諛。終日不絕。而竟不言漏泄機事。衆尤服之。性儉素。衣服器用。居處牀席。如布衣之貧者。每入官府。雖廣夏華堂。閨閣重邃。捨

居之則塵埃滿積。以荻爲障。壞亦不修。歷侍中太子詹事。普通五年。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。餉捨衣履及婢。以聞。坐免官。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。卒。上臨哭。哀動左右。追贈侍中護軍將軍。謚曰簡子。初帝銳意中原。羣臣咸言不可。唯捨贊成之。大通中。累獻捷。帝思其功。下詔述其德美。以爲往者南司白渦之効。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。追愧若人一介之善。外可量加褒異。以旌善人。捨集二十卷。二子弘義弘

信。弟子弘正。

弘正字思行。父寶始梁司徒祭酒。弘正幼孤。及弟弘讓弘直。俱爲伯父捨所養。年十歲。通老子周易。捨每與談論。輒異之。曰。觀汝清理警發。後世知名。當出吾右。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。請以女妻之。十五召補國子生。仍於國學講易。諸生傳習其義。以季春入學。孟冬應舉。學司以日淺不許。博士到洽曰。周郎弱冠講經。豈俟策試。普通中。初置司文義郎。直壽光省。以弘正爲司義

南史卷之二十四
三十一
侍郎弘正醜而不陋。吃而能談。誹諧似優。剛腸似直。善玄理。爲當世所宗。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。門徒數百。弘正年少未知名。著紅禪錦絞髻。踞門而聽。衆人蔑之弗譴也。既而乘間進難。舉坐盡傾。法師疑非世人。覘知大相賞狎。劉顯將之潯陽。朝賢畢祖道。顯縣帛十匹。約曰。險衣來者。以賞之。衆人競改常服。不過長短之間。顯曰。將有甚於此矣。既而弘正綠絲布袴。繡假種。軒昂而至。折標取帛。大通三年。昭明太子薨。其嗣

華容公不得立。乃以晉安王綱爲皇太子。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。執子臧之節。其抗直守正如此。常自稱有才無相。僕射徐勉掌選。以其陋不堪爲尚書郎。乃獻書於勉。其言甚切。稍遷國子博士。學中有朱元凶講孝經碑。歷代不改。弘正始到官。即表刊除。時於城西立士林館。弘正居以講授。聽者傾朝野焉。弘正啓周易疑義凡五十條。又請釋乾以二繫。復詔荅之。後爲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。有罪應流徙。敕以賜

千陁利國未去。寄繫尚方。於獄上武帝講武詩。降敕原罪。仍復本位。弘正博物知玄象。善占候。大同末。嘗謂弟弘讓曰。國家阨在數年。當有兵起。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。及武帝納侯景。弘正謂弘讓曰。亂階此矣。臺城陷。弘正諂附王偉。又與周石珍合族。避景諱。改姓姬氏。拜太常。景將篡之際。使掌禮儀。及王僧辯東討。元帝謂僧辯曰。王師近次。朝士孰當先來。王僧辯曰。其周弘正乎。弘正智不後機。體能濟勝。無妻子之顧。有

獨決之明。其餘碌碌不逮也。俄而前部傳云。弘正至。僧辯飛騎迎之。及見歡甚。曰。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。公可坐吾膝上。對曰。可謂進而若將。加諸膝。老夫何足以當。僧辯即日啓。元帝手書與弘正。仍遣使迎之。謂朝士曰。晉氏平吳。喜獲二陸。今我討賊。亦得兩周。及至禮數甚優。朝臣無比。授黃門侍郎。直侍中省。俄遷左戶尚書。加散騎常侍。夏月著犢鼻褌。衣朱衣。爲有司所彈。其作達如此。元帝嘗著金樓子曰。余於諸僧

重招提琰法師。隱士重華陽陶貞白。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。其於義理。情轉無窮。亦一時之名士也。弘正善清談。梁末爲玄宗之冠。及侯景平。僧辯啓送秘府圖籍。敕弘正讎校。時朝議遷都。但元帝再臨荆陝。前後二十餘年。情所安戀。不欲歸建鄴。兼故府臣僚皆楚人。並欲即都江陵。云建康蓋是舊都。彫荒已極。且王氣已盡。兼與北止隄一江。若有不虞。悔無所及。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。今其應矣。元帝無去意。時尚書

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。帝顧曰。卿意何如。褒等以帝猜忌。弗敢衆中公言。唯唯而已。褒後因清閒。密諫還丹陽甚切。帝雖納之。色不悅。及明日。衆中謂褒曰。卿昨勸還建鄴。不爲無理。吾昨夜思之。猶懷疑惑。褒知不引納。乃止。他日弘正乃正色諫。至于再三。曰。若如士大夫。唯聖王所都。本無定處。至如黔首。未見入建鄴城。便謂未是天子。猶列國諸王。今日赴百姓之心。不可不歸建鄴。當時頗相酬許。弘正退後。黃羅漢宗懔

南史卷之四
乃言弘正王褒竝東人。仰勸東下。非爲國計。弘正竊知其言。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曰。若東人勸下東。謂之私計。西人勸住西。亦是私計。不衆人默然。而人情竝勸遷都。上又曾以後堂大集文武。其預會者四五百人。帝欲徧試人情。曰。勸吾去者左袒。於是左袒者過半。武昌太守朱買臣。上舊左右而闡人也。頗有幹用。故上擢之。及是勸上遷曰。買臣家在荊州。豈不願官長住。但恐是買臣富貴。非官富貴邪。上深感其言。卒

不能用。及魏平江陵。弘正道歸建鄴。太平元年。授侍中領國子祭酒。遷太常卿都官尚書。陳武帝授太子詹事。天嘉元年。遷侍中國子祭酒。往長安迎宣帝。三年。自周還。廢帝嗣位。領都官尚書。摠知五禮事。宣帝即位。遷特進領國子祭酒。加扶。大建二年。授尚書右僕射。尋敕侍東宮講論語孝經。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。有師資之敬焉。弘正特善玄言。兼明釋典。雖碩德名僧。莫不請質疑滯。六年。卒。官年七十九。贈侍中中書監。

南史卷三十四
三十一
謚曰簡子。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。論語疏十一卷。莊子疏八卷。老子疏五卷。孝經疏二卷。集二十卷。行于代。子豫玄年十四。與俱載入東。乘小船度岸。見藤花。弘正挽之。舡覆俱溺。弘正僅免。豫玄遂得心驚疾。次子墳尚書吏部郎。

弘讓性簡素。博學多通。始仕不得志。隱於句容之茅山。頻徵不出。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。人問其故。對曰。昔王道正直。得以禮進退。今乾以易位。不至將害於人。吾畏死耳。始彭城劉孝先亦

辭辟命。隨兄孝勝在蜀。武陵建號。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。二隱並獲譏於代。弘讓承聖初。為國子祭酒。二年。為仁威將軍。城句容以居之。命曰仁威壘。陳天嘉初。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。加金章紫綬。

弘讓弟弘直字思方。幼而聰敏。仕梁為西中郎。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。與東海鮑泉。南陽宗慆。平原劉綬。沛國劉毅。同掌書記。王出鎮江荆二州。累除諮議參軍。及承制。封湘濱縣侯。累遷昌

州刺史。王琳之舉兵。弘直在湘州。琳敗乃入陳。位太常卿光祿大夫。加金章紫綬。弘直方雅敦厚。氣調高於次昆。或問三周孰賢。人曰。若蜂罾矣。太建七年卒。遺疏氣絕之後。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。斂以時服。古人通制。但下見先人。必須備禮。可著單衣裙衫。故履既應侍養。宜備紛悅。或逢善友。又須香煙。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麤香鑪而已。此外無所用。卒於家。年七十六。有集二十卷。子確字士潛。美容儀。寬大有行檢。博涉經

史。篤好玄言。位都官尚書。禎明初卒。

論曰。文人不護細行。古今之所同焉。由夫聲義所知。故取忤於人者也。觀夫顏謝之於宋朝。非不名高一代。靈運既以取斃。延之亦躓當年。向之所謂貴身。翻成害已者矣。士遜援筆數罪。陵讐犯難。餌彼慈親。再之獸吻。以此爲忠。無聞前誥。夫自忍其親。必將忍人之親。士遜自忘其孝。期以申人之孝。自非嚴父之辭允。而義愜。則難乎免矣。師伯行已縱欲。好進忌退。既以此始。亦

南史列傳卷二十四
三十一
以此終。宜乎。懷文蹈履之地。足以追蹤古烈。孔
母致懼中丞。其誠深矣。周朗始終之節。亦倜儻
為尤。顛捨父子。文雅不墜。弘正兄弟。義業幾乎
德門者焉。

列傳第二十四

南史三十四

列傳第二十五

南史三十五

李延壽 撰

劉湛

庾悅

族弟登之
仲文子弘遠

仲文

族孫仲容

顧琛

顧覲之

孫憲之

劉湛字弘仁。南陽涅陽人也。祖耽。父柳。並晉左
光祿大夫。開府儀同三司。湛出繼伯父淡。襲封
安衆縣五等男。少有局力。不尚浮華。博涉史傳。
諳前代舊典。弱年便有宰物情。常自比管葛。不

南史列傳卷二十五
一
爲文章。不喜談議。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。賞遇甚厚。父柳亡於江州。府州送故甚豐。一無所受。時論稱之。服闋爲相國參軍。謝晦王弘並稱其器幹。武帝入受晉命。以第四子義康爲冠軍將軍。豫州刺史。留鎮壽陽。以湛爲長史。梁郡太守。義康弱年未親政。府州事悉委湛。進號右將軍。仍隨府轉。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。湛改領歷陽太守。爲人剛嚴用法。姦吏犯贓百錢以上。皆殺之。自下莫不震肅。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。

南豫州刺史。湛又爲長史。太守如故。義真時居武帝憂。使帳下備膳。湛禁之。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。別立厨帳。會湛入。因命臠酒炙車螯。湛正色曰。公當今不宐有此設。義真曰。旦甚寒。杯酒亦何傷。長史事同一家。望不爲異。酒至。湛起曰。旣不能以禮自處。又不能以禮處人。後爲廣州刺史。嫡母憂去職。服闋爲侍中。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。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。甚悅。華等出。帝目送良久。歎曰。此

四賢一時之秀。同管喉唇。恐後世難繼。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。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事。王弘輔政。而王華王曇首任事。居中。湛自謂才能不後之。不願外出。是行也。謂爲弘等所斥。意甚不平。常曰。二王若非代邸之舊。無以至此。可謂遭遇風雲。湛負其才氣。常慕汲黯。崔琰爲人。故名長子曰黯。字長孺。第二子曰琰。字季珪。母於江陵病卒。湛求自送喪還都。義恭亦爲之陳請。文帝答義恭曰。吾

亦得湛啓事。爲之酸懷。乃不欲苟違所請。但汝弱年。新涉軍務。八州殷曠。專斷事重。疇諮委仗。不可不得其人。量筭二三。未獲便相順許。今答湛啓。權停彼葬。頃朝臣零落。相係寄懷。轉寡。湛寔國器。吾乃欲引其令還直。以西夏任重要。且停此事耳。汝慶賞黜罰。預得失者。必宜悉相委寄。義恭性甚狷隘。年又漸大。欲專政事。每爲湛所裁。主佐之間。嫌隙遂構。文帝聞之。密遣詰讓義恭。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。又自以年長未得

南史列傳卷二十五
三
行意。雖奉詔旨。每出怨言。上友于素篤。欲加酬順。乃詔之曰。當今之才。委授已爾。宜盡相彌縫。取其可取。棄其可棄。先是王華既亡。曇首又卒。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。白文帝徵湛。八年。召爲太子詹事。加給事中。與景仁並被任遇。湛云。今代宰相何難。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。明年。景仁轉尚書僕射。領選護軍將軍。湛代爲領軍。十二年。又領詹事。湛與景仁素款。又以其建議徵之。甚相感悅。及俱被時遇。猜隙

漸生。以景仁專內任。謂爲間已。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。而湛昔爲上佐。遂以舊情委心自結。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。傾黜景仁。獨當時務。義康屢言之於文帝。其事不行。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。潛相約勒。無敢歷殷氏門者。湛黨劉敬文父成。未悟其機。詣景仁求郡。敬文遽謝湛曰。老父悖耄。遂就殷鐵干祿。由敬文闇淺。上負生成。合門慙懼。無地自處。敬文之姦諂如此。義康擅權專朝。威傾內外。湛愈推崇之。無復人臣之禮。

南史列傳卷三十五
上稍不能平。湛初入朝。委任甚重。善論政道。并
諳前代故事。聽者忘疲。每入雲龍門。御者便解
駕。左右及羽儀。隨意分散。不夕不出。以此爲常。
及晚節。驅煽義康。陵轢朝廷。上意雖內離。而接
遇不改。上嘗謂所親曰。劉斑初自西還。吾與語。
常看日早晚。慮其當去。比入亦看日早晚。慮其
不去。湛小字斑獸。故云斑也。遷丹陽尹。詹事如
故。十七年。所生母亡。上與義康形迹旣乖。豐難
將結。湛亦知無復全地。及至丁艱。謂所親曰。今

年必敗。常日賴口舌爭之。故得推遷耳。今旣窮
毒。無復此望。禍至其能久乎。伏甲於室。以待上
臨弔。謀又泄。竟弗之幸。十月。詔收付廷尉。於獄
伏誅。時年四十九。黯等從誅。弟素黃門郎。徙廣
州。湛初被收。歎曰。便是亂邪。又曰。不言無我應
亂。殺我日自是亂法耳。入獄見素曰。乃復及汝
邪。相勸爲惡。惡不可爲。相勸爲善。正見今日如
何。湛生女。輒殺之。爲時流所怪。

庾悅字仲豫。潁川鄆陵人也。晉太尉亮之曾孫。

也。祖義吳國內史。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。任晉爲司徒右長史。桓玄篡位。爲中書侍郎。宋武平建鄴。累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。初劉毅家在京口。酷貧。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。時悅爲司徒右長史。要府州僚佐出東堂。毅已先至。遣與悅相聞曰。身並貧躋。營一遊甚難。君如意人。無處不可爲適。豈不能以此堂見讓。悅素豪。徑前不答毅。時衆人並避。唯毅留射如故。悅厨饌甚盛。不及毅。毅旣不去。悅甚不

歡。毅又相聞曰。身今年未得子。豈能以殘炙見惠。悅又不答。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。以刺史移鎮豫章。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。建威府文武三千人。悉入毅將府。深相挫辱。悅不得志。疽發背。到豫章少日卒。

登之字元龍。悅族弟也。曾祖冰。晉司空。祖蘊。廣州刺史。父廓。東陽太守。登之少以強濟自立。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。預討桓玄功。封曲江縣五等男。累遷新安太守。謝晦爲荊州刺史。請爲長

南史卷之二十五
史南郡太守。仍爲衛軍長史。登之與晦俱曹氏
壻。名位本同。一旦爲之佐。意甚不愜。到廳牋唯
言。卽日恭到。初無感謝之言。每入覲見。備持箱
囊。几席之屬。一物不具。則不肯坐。嘗於晦坐。誦
西征賦云。生有脩短之命。位有通塞之遇。晦雖
恨而常優容之。晦拒王師。欲登之留守。登之不
許。晦敗。登之以無任免官。禁錮還家。何承天戲
之曰。因禍爲福。未必皆知。登之曰。我亦幾與三
豎同戮。承天爲晦作表云。當浮舟東下。戮此三

豎。故登之爲嘲。後爲司徒長史。南東海太守。府
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。不欲自下厝意。而登
之性剛。每陳已志。義康不悅。出爲吳郡太守。以
贓貨免官。後拜豫章太守。徵爲中護軍。未拜卒。
子仲遠。初爲宋明帝府佐。廢帝景和中。明帝疑
防。賓客故人無到門者。唯仲遠朝謁不替。明帝
卽位。謂曰。卿所謂疾風知勁草。自軍錄事參軍。
擢拜太子中庶子。卒于豫章太守。贈侍中。登之
弟仲文。

南史卷之五
仲文位廣平太守。兄登之爲謝晦長史。仲文往省之時。晦權重。朝士並加敬。仲文獨與抗禮。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。未就。徙爲丹陽丞。既未到府。疑於府公禮敬。下禮官博議。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。案春秋桓公八年。祭公逆王后于紀。公羊傳曰。女在國稱女。此其稱王后何。王者無外。其辭成矣。推此而言。則仲文爲吏之道。定於受敕之日矣。名器旣正。則禮亦從之。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。宜執吏禮。從之。後始與王濬當

鎮湘州。以仲文爲司馬。濬不之任。仍除南梁太守。司馬如故。于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。而與僕射殷景仁隙。凡朝士遊殷氏者。不得入劉氏之門。獨仲文遊二人間。密盡忠于朝廷。景仁稱疾不朝。見者歷年。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。湛不疑也。義康出蕃。湛伏誅。以仲文爲尚書吏部郎。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。歷侍中。吏部尚書。領義陽王師。內外歸附。勢傾朝野。仲文爲人強急。不耐煩。賓客訴非理者。忿

南史及傳卷二十五
罵形於辭色。素無術學。不爲衆望所推。性好絮。士大夫造之者。未出戶。輒令人拭席洗牀。時陳郡殷沖亦好淨。小史非淨浴新衣。不得近左右。士大夫小不整潔。每容接之。仲文好絮反是。每以此見譏。領選既不緝衆論。又頗通貨賄。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。道錫至鎮。餉白檀牽車。常自乘焉。或以白文帝。帝見問曰。道錫餉卿小車。裝飾甚麗。有之乎。仲文懼起謝。又仲文請急還家。吏部令史錢泰。主客令史周伯齊。出仲

文宅諮事。泰能彈琵琶。伯齊善歌。仲文因留停宿。尚書制。令史諮事。不得宿停外。雖八座命亦不許。爲有司所奏。上於仲文素厚。將恕之。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。具陳仲文得失。奏言。仲文事如丘山。若縱而不糾。復何以爲政。晉武不爲明主。斷鬲令史。遂能奮發。華廡見待不輕。廢錮累年。後起改作城門校尉耳。若言仲文有誠於國。未知的是何事。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。與劉湛亦復不踈。且景仁當時意事。豈復可蔑。

南史列傳卷五十三
縱有微誠。復何足掩其惡。今賈充勳烈。晉之重臣。雖事業不稱。不聞有大罪。諸臣進說。便即遠出。陛下聖叡。反更遲遲於此。仲文身上之豐。既自過於范曄。所少賊一事耳。伏願深加三思。試以諸聲傳。普訪諸可顧問者。羣下見陛下顧遇既重。恐不敢苦侵傷。顧問之日。宜布嫌責之旨。若不如此。亦當不辯有所得失。時仲文自理不諳臺制。令史竝言停外。非嫌。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。尚之又陳。令史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。

仲文了不聽納。非爲不解。直是苟相留耳。雖是令史出。乃遠虧朝典。又不得謂之小事。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。一事錯誤。免侍中官。王珣時賢少失。桓胤春蒐之謬。皆白衣領職。况公犯憲制邪。孔萬祀居左局。言仲文貴要。異他尚書令。又云。不癡不聾。不成姑公。敢作此言。亦爲異也。文帝猶優游。使尚之更陳其意。尚之備言。仲文愆曰。臣思張遼之言。關羽雖兄弟。曹公父子。豈得不言。觀今人臣。憂國甚寡。臣復結舌。日月之明。

南史列傳卷五十五
十一
或有所蔽。然不知臣者。豈不謂臣有爭競之心。亦追以悵悵。臣與仲文周旋。俱被恩接。不宐復生厚薄。太尉昨與臣言。說仲文有諸不可。非唯一條。遠近相崇畏。震動四海。仲文先與劉德願殊惡。德願自持琵琶。甚精麗。遺之。便復款然。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。助營宅。恐人知。作虛買券。劉道錫驟有所輸。傾南俸之半。劉雍自謂得其力。助事之如父。夏中送甘蔗。若新發於州。國吏運載樵蘇。無輟於道。諸見人有物。鮮或不求。聞

劉遵考有材。便乞材。見好燭槃。便復乞之。選用不平。不可一二。太尉又言。仲文都無共事之體。凡所選舉。悉是其意。政令太尉知耳。論虞秀之作黃門。太尉不正。答和。故得停。太尉近與仲文疏。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。仲文乃啓用爲主簿。卽語德願以謝太尉。前後漏泄賣恩。亦復何極。縱不罪。故宐出之。自從裴劉刑罰已來。諸將陳力百倍。今日事實。好惡可問。若赫然發憤。顯明法憲。陛下便可閑臥紫闥。無復一事也。帝欲出

仲文爲丹陽。又以問尚之。答言。仲文蹈罪負恩。陛下遲遲舊恩。未忍窮法。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。恐悉心奉國之人。於此而息。貪狼恣意。歲月滋甚。如臣所聞。天下議論。仲文恒塵累日月。未見一毫增輝。乃更成形勢。是老王雅也。古人言。無賞罰。雖堯舜不能爲政。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。迷一凡人。令賈誼劉向重生。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。臣昔啓范曄。當時亦懼犯觸之尤。苟是愚懷所挹。政自不能不舒達。所謂雖九死

而不悔也。臣謂仲文且外出。若能脩改。在職著稱。還亦不難。而得少明國典。粗酬四海之誥。今愆豐如山。榮任不損。仲文若復有彰大之罪。誰敢以聞。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。故是臣不能以已之意耳。又曰。臣見劉伯龍。大慷慨。仲文所行。言有人送張幼緒。語人吾雖得一縣。負錢三十萬。庾仲遠仍嘗送至新林。見縛束。猶未得解手。荀萬秋嘗詣仲文。逢一客姓夏侯。主人問。有好牛不言。無問有好馬不。又言無。政有佳驢耳。

仲文便荅甚是所欲。客出門。遂相聞索之。劉道錫言仲文所舉。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。乃當百萬數。猶謂不然。選令史章龍向臣說。亦歎其受納之過。言實得嫁女銅鑪。四人舉乃勝。細葛斗帳等物。不可稱數。在尚書中。令奴酤鬻酒。利其百十。亦是立臺閣所無。不審少簡聖聽。不帝乃可有司之奏。免仲文官。卒于家。帝錄其宿誠。追贈本官。子弘遠。

弘遠字士操。清實有士譽。仕齊爲江州長史。刺

史陳顯達舉兵敗。斬於朱雀航。將刑。索帽著之。曰。子路結纓。吾不可以不冠而歿。謂看者曰。吾非賊。乃是義兵。爲諸君請命耳。陳公太輕事。若用吾言。天下將免塗炭。弘遠子子曜。年十四。抱持父乞代命。遂併殺之。仲文從弟徽之位御史中丞。徽之子漪。齊邵陵王記室。漪子仲容。仲容字子仲。幼孤。爲叔父泳所養。及長。杜絕人事。專精篤學。晝夜手不輟卷。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。泳時貴顯。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。嬰爲

南史列傳卷三十五
十一
宮僚。泳泣曰。兄子幼孤。人才粗可。願以晏嬰所
忝回用之。勉許焉。轉仲容爲太子舍人。遷安成
王主簿。時平原劉峻亦爲府佐。並以強學。王所
禮接。後爲永康錢唐武康令。並無績。多被推劾。
久之。除安成王中記室。當出隨府。皇太子以舊
恩降餞。賜詩曰。孫生陟陽道。吳子朝歌縣。未若
樊林舉。置酒臨華殿。時輩榮之。後爲尚書左丞。
坐推糺不直。免官。仲容博學。少有盛名。頗任氣。
使酒。好危言高論。士友以此少之。唯與王籍謝

幾卿情好相得。二人時亦不調。遂相追隨。誕縱
酣飲。不持檢操。遇太清亂。遊會稽。卒。仲容抄子
書三十卷。諸集三十卷。衆家地理書二十卷。列
女傳三卷。文集二十卷。並行于代。

顧琛字弘瑋。吳郡吳人。晉司空和之曾孫也。祖
履之。父恢。並爲司徒左西曹掾。琛謹確。不尚浮
華。起家州從事。駙馬都尉。累遷尚書庫部郎。元
嘉七年。文帝遣到彥之。經略河南。大敗。悉委棄
兵甲。武庫爲之空虛。文帝宴會。有歸化人在座。

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。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。舊庫仗祕不言多少。上既發問。追悔失言。及琛詭對。上甚善之。尚書等門有制。八坐以下。門生隨入者。各有差。不得雜以人士。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。而與顧碩同席坐。明年坐譴出。免中正。凡尚書官。大罪則免。小罪譴出。譴出者。百日無代人。聽還本職。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。再補司徒錄事參軍。十五年。出爲義興太守。初。義康請琛入府。欲委以腹心。琛不能

承事劉湛。故尋見斥外。十九年。徙東陽太守。欲使琛防守彭城。王義康固辭忤旨。廢黜還家。積年。及元凶殺立。分會稽五郡置州。以隨王誕爲刺史。卽以琛爲會稽太守。誕起義。加冠軍將軍。事平。遷吳興太守。孝建元年。爲吳郡太守。以起義功。封永新縣五等侯。大明元年。吳縣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。下廷尉。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。應坐被彈。琛宣言於衆。闔被劾之始。屢相申明。又云。當啓文秀留縣。孝武聞之大怒。謂琛賣

南史及傳卷三十五
封
惡歸上。免官。琛母老，仍停家。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事司空竟陵王誕。誕反，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及子弟官。時孝武以琛素結事誕，或有異志，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。會延稔先至，琛等即執斬之。遣二子送延稔首。啓聞孝武，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。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。晉安帝隆安初，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，以爲貞烈將軍，悉以女人爲官屬。以孔氏爲司馬。及孫恩亂後，東土飢荒，人相食。孔氏散

家糧以賑邑里，得活者甚衆。生子皆以孔爲名。琛仍爲吳興太守。明年，坐郡人多翦錢及盜鑄免官。歷位都官尚書。廢帝即位，爲吳郡太守。初琛景平中爲朝請，假還東。日晚至方山，于時商旅數十船，悉泊岸側。有一人玄衣介幘，執鞭屏諸船云：「顧吳郡部伍尋至，應泊此岸。」於是諸船各東西。俄有一假裝至，事力甚寡，仍泊向處。人問顧吳郡早晚至，船人答無顧吳郡。又問何船，曰：「顧朝請耳，莫不驚怪。琛意竊知爲善徵。」因

南史及傳卷二十五
其
誓之曰。若得郡。當於此立廟。至是果爲吳郡。乃立廟方山。號白馬廟。云。明帝泰始初。與四方同反。兵敗。奉母奔會稽。臺軍旣至。歸降。後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。卒。次子寶先。大明中。爲尚書水部郎。先是琛爲左丞。荀萬秋所劾。及寶先爲郎。萬秋猶在職。自陳不拜。孝武詔曰。敕違糾慢。憲司之職。若有不公。自當更有釐改。而自頃劾無輕重。輒致私絕。此風難長。主者嚴爲其科。先是宋世。江東貴達者。會稽孔季恭子靈符。吳興丘

深之及琛。吳音不變。深之字思玄。吳興烏程人。位侍中都官尚書。卒于太常。

顧覲之字偉仁。吳郡吳人也。高祖謙字公讓。晉平原內史。陸機姊夫。祖崇大司農。父黃老。司徒左西曹掾。覲之爲謝晦衛軍參軍。晦愛其雅素。深相知待。歷位尚書都官郎。殷劉隙著。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。乃辭脚疾免歸。每夜常于床上行脚。家人竊異之。而莫曉其意。及義康徙廢。朝廷多受禍。覲之竟免。後爲山陰令。山陰劇邑。

三萬戶。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。事猶不舉。覬之御繁以約。縣用無事。晝日垂簾。門階閑寂。自宋世爲山陰。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。後爲尚書吏部郎。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。言及顧榮。袁淑謂覬之曰。卿南人怯懦。豈辨作賊。覬之正色曰。卿乃復以忠義笑人。淑有愧色。孝建中。爲湘州刺史。以政績稱。大明元年。徵守度支尚書。轉吏部尚書。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。因得病。吐蠱二十餘物。賜妻張從賜臨終言。死

後親刳腹。五藏悉糜碎。郡縣以張忍行刳剖。賜子副又不禁止。論妻傷夫五歲刑。子不孝。母子棄市。並非科例。三公郎劉勰議。賜妻痛往。遵言兒識謝及理。考事原心。非在忍害。謂宜哀矜。覬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。不宜曲通小情。謂副爲不孝。張同不道。詔如覬之議。後爲吳郡太守。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。而覬之未嘗低意。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。嫌其風節過峻。覬之曰。辛毗有云。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。後卒于

湘州刺史。謚曰簡子。覬之家門雍穆。爲州郡所重。子綽私財甚豐。鄉里士庶多負責。覬之禁不能止。及後爲吳郡。誘出文券一大厨。悉令焚之。宣語遠近。皆不須還。綽懊歎彌日。覬之常執命有定分。非智力所移。唯應恭已守道。信天任運。而闇者不達。妄意微倖。徒虧雅道。無關得喪。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。愿字子恭。父深之。散騎侍郎。愿好學有才辭。卒于太子舍人。覬之孫憲之。

憲之字士思。性尤清直。宋元徽中。爲建康令。時有盜牛者。與本主爭牛。各稱已物。二家辭證等。前後令莫能決。憲之至。覆其狀。乃令解牛任其所去。牛徑還本宅。盜者始伏其罪。時人號曰神明。至于權要請托。長吏貪殘。據法直繩。無所阿縱。性又清儉。強力爲政。甚得人和。故都下飲酒者。醇旨輒號爲顧建康。謂其清且美焉。仕齊爲衡陽內史。先是郡境連歲疾疫。死者大半。棺槨尤貴。悉裹以葦蓆。棄之路傍。憲之下車。分告屬

南史文傳卷五十五
九
縣求其親黨。悉令殯葬。其家人絕滅者。憲之出公祿。使紀綱營護之。又土俗。山人有病。輒云先亡為禍。皆開塚剖棺。水洗枯骨。名為除祟。憲之曉諭。為陳生歿之別。事不相由。風俗遂改。時刺史王奐初至。唯衡陽獨無訟者。乃歎曰。顧衡陽之化至矣。若九郡率然。吾將何事。後為東中郎長史。行會稽郡事。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。於餘姚立邸。頗縱橫。憲之至郡。即日除之。文度後還葬。郡縣爭赴弔。憲之不與相聞。文度甚

銜之。亦卒不能傷也。時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吳興歲儉。會稽年登。商旅往來倍歲。西陵牛埭稅。官格日三千五百。求加至一倍。計年長百萬。浦陽南北津。及柳浦四埭。乞為官領。攝一年。格外長四百許萬。武帝以示會稽。使陳得失。憲之議曰。尋始立牛埭。非苟逼僦以納稅也。當以風濤迅險。人力不捷。濟急以利物耳。既公私是樂。故輸直無怨。京師航渡。即其例也。而後之監領。各務已功。或禁遏別道。人生理外。凡如此類。不經

史記卷之五
三
壞煩牛者。上詳被報。蒙停格外十條。從來喧訴。始得暫弭。案吳興頻歲失稔。今茲尤饑。去乏從豐。良由飢棘。舊格新減。尚未議登。格外加倍。將以何術。皇慈恤隱。振廩蠲調。而元懿幸災權利。重增困瘼。人而不仁。古今共疾。且比見加格置市者。前後相屬。非唯新加無贏。並皆舊格有闕。愚恐元懿今啓。亦當不殊。若事不副言。懼貽譴詰。便百方侵苦。爲公賈怨。其所欲舉腹心。亦當獸而冠耳。書云。與其有聚斂之臣。寧有盜臣。言

盜公爲損蓋微。歛民所害乃大也。然掌斯任者。應簡廉平。則無害於人。愚又以便宐者。蓋謂便於公宐於人也。竊見頃之言便宐者。非能于人力之外。用天分地者也。率皆卽日不宐于人。方來不便于公。名與實反。有乖政體。凡如此等。誠宐深察。山陰一縣。課戶二萬。其人貲不滿三千者。殆將居半。刻又刻之。猶且三分餘一。凡有貲者。多是士人復除。其貧極者。悉皆露戶役人。三五屬官。並惟正。百端輸調。又則常然。皆衆局檢校。

南史文獻卷之三
首尾尋續。橫相質累者。亦復不少。一人被攝。十人相追。一緒裁萌。千孽互起。蠶事弛而農業廢。賤取庸而貴舉責。應公贍私。日不暇給。欲無爲非。其可得乎。歿且不憚。矧伊刑罰。身且不愛。何況妻子。是以前檢未窮。後巧復滋。網辟徒峻。猶不能悛。竊尋人之多僞。實由宋季軍旅繁興。役賦殷重。不堪勤劇。奇巧所優。積習生常。遂迷忘反。四海之大。庶黎之衆。心用參差。難卒澄之。化宐以漸。不可疾責。誠存不擾。藏疾納汙。務詳寬

簡。則稍自歸淳。又被簡符。前後累千。符旨旣嚴。不敢闇信。縣簡送郡。郡簡呈使。殊形詭狀。千變萬源。聞者忽不經懷。見殊刑者。實足傷駭。兼親屬里伍。流離道路。時轉窮涸。事方未已。其士人婦女。彌難厝衷。不簡則疑其有巧。欲簡復未知所安。愚謂此條。宐委縣保。舉其綱領。略其毛目。乃當有漏。不出貯中。庶嬰疾沉痾者。重荷生造之恩也。又永興諸暨。離唐寓寇擾。公私殊燼。彌復特甚。儻逢水旱。實不易思。俗諺云。會稽打鼓

南史及傳卷二十五
送恤。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。今猶若此。吳興本是瘠土。事在可知。因循餘弊。誠宜改張。武帝並從之。由是深以方直見知。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。南兗南豫二州事。典籤諮事。未嘗接以顏色。動遵法制。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。定陵三縣界立屯。封山澤數百里。禁人樵採。憲之固陳不可。言甚切直。王曰。非君無以聞此德音。卽命罷屯禁。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。宋時其祖覬之嘗爲吏部。於庭列植嘉樹。謂人

曰。吾爲憲之植耳。至是憲之果爲此職。永明中。爲豫章內史。在任清簡。務存寬惠。有貞婦萬晞者。少孀。居無子。事舅姑尤孝。父母欲奪而嫁之。誓死不許。憲之賜以束帛。表其節義。梁武帝平建鄴。爲揚州牧。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。比至而已受禪。憲之風疾漸篤。因求還吳。就加太中大夫。憲之雖累經宰郡。資無儋石。及歸。環堵不免飢寒。天監八年卒于家。臨終爲制。敕其子曰。夫出生入死。理均晝夜。生旣不知所從。死亦安識

南史列傳卷三十一
所往。延陵云。精氣上歸于天。骨肉下歸于地。魂氣則無所不之。良有以也。雖復茫昧難徵。要若非妄。百年之期。迅若馳隙。吾今預爲終制。瞑目之後。念並遵行。勿違吾志也。莊周澹臺。達生者也。王孫士安。矯俗者也。吾進不及達。退無所矯。常謂中都之制。允理愜情。衣周於身。示不違禮。棺周於衣。足以蔽臭。入棺之物。一無所須。載以輜車。覆以麤布。爲使人勿惡也。漢明帝天子之尊。猶祭以杆水脯粢。范史雲。列士之高。亦奠以

寒水乾飯。况吾卑庸之人。其可不節衷也。喪易寧感。自是親親之情。禮奢寧儉。差可得由吾意。不須常施靈筵。可止設香燈。使致哀者有憑耳。朔望祥忌。可權安小牀。斲施几席。唯下素饌。勿用牲牢。蒸嘗之祠。貴賤罔替。備物難辦。多致踈怠。祠先自有舊典。不可有闕。自吾已下。止用蔬食時果。勿同於上世。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。孔子云。雖菜羹瓜祭。必齊如者。本貴誠敬。豈求備物哉。所著詩賦銘讚。并衡陽郡記數十篇。

論曰。古人云。利令智昏。甚矣利害之相傾也。劉湛識用才能。寔包經國之略。豈知移弟爲臣。則君臣之道變。用兄成主。則兄弟之義殊。而執數懷姦。苟相宗悅。與夫推長戟而犯順。何以異哉。昔華元敗。則以羊羹而取禍。觀夫庾悅。亦鴛炙以速尤。乾餼以愆。斯相類矣。登之因禍而福。倚伏無常。仲文賄而爲災。乃徇財之過也。顧琛吳郡。徵兆於初筮。覬之清白之迹。見于暮年。憲之莅政。所在稱美。時移三代。一德無虧。求之古人。

未爲易遇。觀其遺命。可謂有始有卒者矣。

